

# 勞安加分 元智研發人體平衡感監控

【記者單淑琪／台北報導】平衡感不佳而跌倒的潛在危險因子已成職安問題，元智即研發量測與監控人體平衡感系統，如能應用在勞工身上，將有助提昇勞工安全，有效降低雇主職安擔憂。（見圖）

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教授周金枚，帶領博士生楊哲榮、碩士生陳宇徹、潘佩君（見圖，元智大學提供）等人，結合輕巧方便的wii fit機台與UI介面設計當實驗，利用量測換算人體壓力中心(COP)的平均搖擺速度、搖擺路徑總面積資料與生理數值之間的關聯性，透過實驗小數據的收集，建立出「人體平衡評估模型」監控系統數據分析的比對標準，進而測量出人體的平衡感，即可評估受測者當下身體感覺不舒服、累或正常等心、生理狀況，提早預警身體是否異常，有效掌握個人健康，同時達到自我監控的功能。

工管系博士生楊哲榮說，受測者只要在機台板上靜站60秒，就能透過感測功能與研究團隊自行設計的UI介面呈現，量化計算出靜態站立時的左右、前後微動的距離與姿態晃動路徑值，再經由分析技術找

出較具平衡能力代表性的監控特徵值，建立平衡評估模型，如能運用到個人移動式設備，將可有效監控與預測健康變化情況。

楊哲榮還說，勞工安全意外時有聽聞，這項監測研究系統，將可有效減少勞安意外發生。舉例來說，當建築工人必須爬上樓層在鷹架上工作，若當時身體狀況不佳或是平衡感不足，極易造成意外墜落或死亡，如能上工前為勞工檢測，確保平衡感正常無虞，這對勞工與雇主雙方均有互助的保障。

周金枚表示，未來將預劃募集健康族群各年齡層（10—90歲）的實驗參與者，期能藉由量測取得資料，再結合性別、年齡、體重、身高等生理數值，建立資料庫大數據，對監控系統比對標準有更佳的效能。如能再結合隨身設備的即時量測、無線傳送、遠端接收及數據分析計算，結果圖示化到個人隨身裝置，建立健康追蹤、危害預警、事先醫療照護等健康管理系統，使監控各年齡層的健康狀況，透過長期個案追蹤，將有助提早預防高齡慢性與急牲突發疾病的發生。



# 手沖咖啡帶出獨特風味，科大生國際賽獲獎

【台北訊】城市科大咖啡社學生參加國際飲大賽，共獲2金1銀4銅，餐管系學生廖家偉將手沖咖啡帶出咖啡豆獨特的莓果柑橘風味、錫蘭紅茶的回甘，獲評審青睞奪金。

台北城市科技大學發布新聞稿表示，「2017韓國WACS國際餐飲大賽」在首爾市舉行，吸引各國選手參加，日前晚間揭曉成績，由城市科大餐飲管理系學生組成的「咖啡研究社」成員在競賽中奪下2金1銀4銅。

城市科大餐管系學生趙彥勳，參加「咖啡拉花競賽」項目，以「玫瑰」主題奪金。趙彥勳表示，自己在社團磨練3年，為了這次比賽，整個暑假不間斷練習，1天至少得拉花練習4、50杯咖啡，練到咖啡不能太熱也不能太冷，能一口喝完的狀態，咖啡、牛奶與奶泡三位一體融合到恰到好處，才算是手感極佳，練到這個時候，「手很輕鬆，臉上也會有微笑。」

這次能拿到金牌的關鍵，趙彥勳認為，是將玫瑰拉出清楚、乾淨、線條分明的感覺，評審

品嚐時充分感受咖啡杯的熱度及適切的口感。當大會宣布他得金牌時，他立即打電話給爸媽報喜，這是他的第一面金牌，而爸媽也表示支持他未來走向創業之路。

城市科大餐管系大四生廖家偉則參加「手沖咖啡競賽」項目，這次比賽指定咖啡豆為耶加雪非，他先萃取咖啡風味，接著萃取咖啡層次，最後調整濃淡，帶出這款咖啡獨特的莓果柑橘風味，讓評審喝出咖啡豆中的酸甜滋味，最後還有錫蘭紅茶的回甘。

廖家偉表示，雖然與評審有著語言隔閡，但看到評審喝入他泡的咖啡後不斷點頭，心裡非常感動，這個作品也成功說服評審的味蕾而奪金。

這次帶隊到韓國比賽的城市科大餐管系教師陳柏芬表示，學生透過比賽，不只能提升國際視野，了解各國咖啡、飲料調製的進步，同時能夠訓練自己的抗壓力，對未來的就業很有幫助。

台北城市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學生組成的「咖啡研究社」成員參加「2017韓國WACS 國際餐飲大賽」，共奪下2金1銀4銅。（城市科大提供）



# 國立台灣大學終結了國立

■張方遠

台大發生的「中國新歌聲」事件，原來學生會與抗議者是以活動影響他們的「受教權」為由發動輿論，但當天聚集在田徑場的群眾卻普遍手持「台灣獨立」旗幟，舞台前還拉起「拒當中國台灣大學」等布條。讓人摸不著頭緒，這場抗爭到底是爭取公共空間，還是台獨意識封殺兩岸交流。

事件演變至今，台大校方除配合主流論述，高喊「台大就是台大」之外，就是將責任幾乎都推卸到體育室身上，完全看不到這所台灣最高學府管理層應有的擔當。

事實上，起初學生爭取校園空間的受教權是有道理的，因為自從台大新體育館啟用以來

，都是「自負盈虧」的營運模式，盈餘還得挹注給校務基金，致使體育組只能不斷出租場地來維持收入。除了歌手演唱會之外，直銷大會、宗教傳道大會，各種神奇的活動都曾在新館舉辦過；當然還包括了一到假日，台大學生已習以為常的日本動漫人物Cosplay湧現校園。

問題的源頭在於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主導政社運作之後，校園也改採高度商業化經營，各校爭相設立財務副校長，各院系忙著自籌經費，校園內的公共空間只能讓位給商業活動，學生與周邊居民的使用權自然受到相當的排擠。在此模式之下，「中國新歌聲」在台大田徑場舉辦，甚至在台灣任何一所大專院校舉辦，都不足為

奇。

這次事件原本給了相關問題一次絕佳的討論機會，卻迅速被由於焦慮導致的極度壁壘情緒淹沒。活動海報上「國立」兩字消失，「矮化」台大的說法便不脛而走。問題在於，矮化的主張者，在台灣國正式建立以前，氣急敗壞地跳出來捍衛理應與他們立場對立的「國立」，豈不怪哉？

「國立台灣大學」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其獨特的意義，台大是在1945年中國恢復統一狀態下島內唯一的「國立大學」。一般認為台大校史應該上溯到1928年成立的台北帝大，但太陽花運動被覺醒青年尊為「精神領袖」的傅斯年校長，在1949年台大校慶演講中已將台大的歷史與現實意義說得相當

透澈。他說：「由日本的台北帝大變為中國的國立台灣大學，雖然物質上進步很少，但精神的改變，意義重大。」因此，源於此次演講的台大校訓之一「愛國」，按傅校長的原意，愛的應該是田徑場上被視為寇讎的「中國」。

此次事件場上飄揚的「台灣獨立」旗，以及事後台大校方的反應，反而宣告「國立台灣大學」的終結。矮化與斷送「國立」的人，並非海峽對岸的統戰陰謀，而是不願再做「中國的國立台灣大學」的台大自己。

在這樣的理解下，校園公共空間的使用不是抗議者真正在意的問題，而是那如鲠在喉的「中國」兩字。

(作者為時評作家)